

Agatha
Christie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Not M?

密码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叶刚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侦探推理系列

Not M?

密码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叶刚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7-4635

Agatha Christie

N or M ?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

Copyright © 2002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 a Chorion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码 / (英) 克里斯蒂 (Christie, A.) 著; 叶刚译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-7-02-006451-9

I. 密… II. ①克… ②叶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3884 号

责任编辑: 马爱农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密码

Mi Ma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叶刚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4 千字 开本 850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25

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 978-7-02-006451-9

定价 1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10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部剧本,以及6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、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

作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50年,共出版70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年,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第一章

1

汤米·贝雷斯福德在门厅脱下外套。他细心地把外套挂到墙上。他的动作很慢。然后他又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挂到旁边的钉子上。

他舒展了一下双臂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，走进起居室。他的妻子正在那儿用土黄色毛线织巴拉克拉瓦盔式帽。

这是一九四〇年的春天。

贝雷斯福德太太迅速地瞥了他一眼，然后又飞快地忙于织她的帽子，过了一两分钟才说：

“晚报上有什么消息吗？”

汤米说：

“闪电战要来了，万岁，万岁！法国的情况看起来很糟。”

塔彭丝说：“眼下可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世界。”

过了一会，汤米说：

“好了，你干吗不问问我上哪儿去了呢？没必要跟我兜圈子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塔彭丝说，“看着别人故意兜圈子是挺可气的。不过如果我真的问你，你也不会高兴。不管怎么说，用不着我问。一切都在你脸上写着呢。”

“我没觉得我看起来像个受气包。”

“不，亲爱的，”塔彭丝说，“你脸上那种仿佛钉上去的微笑，是我看到过的最让人心碎的东西。”

汤米咧开嘴笑着说：

“不会吧，真的那么糟？”

“还要糟呢！好了！还是说出来吧。没什么事好干，对吧？”

“是没什么好干的。他们什么职位也不给我。听我说，塔彭丝，我才四十六岁，就被人家看成颤颤巍巍的老爷爷，真叫人无法容忍！陆军，空军，海军，外交部，都众口一词地说我太老了。也许以后用得着我。”

塔彭丝说：

“是啊，我也一样。他们不愿意要我这个年纪的人当护士。‘不需要，谢谢你。’也没有别的活儿可干。他们宁愿用那些黄毛丫头也不用我。我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在不同岗位上整整干了三年，在外科病房和手术室当过护士，在商行里当过货车司机，后来还给一位将军开过车。而那些丫头连伤员也没见过，连给绷带消毒也没干过。我还向他们一再保证，我干什么都很出色，可是没用。现在我是个可怜的、精力充沛的、令人讨厌的中年妇女。

这种人本来应该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织毛衣，而我却偏偏不愿那么做。”

汤米闷闷不乐地说：

“这场战争真他妈的讨厌。”

“打仗就已经够倒霉的了，”塔彭丝说，“还不让你参与其中干点什么，真是糟透了。”

汤米安慰妻子，说：

“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德博拉找到了工作。”

德博拉的母亲说：

“是呀，她是不错。我希望她把工作干好。不过，汤米，我还是觉得，跟德博拉比起来，我毫不逊色。”

汤米笑了笑。

“她可不一定这样看。”

塔彭丝说：

“女儿们有时候也会让你十分难堪，尤其是当她们对你表现得那样孝顺时。”

汤米喃喃着说：

“小德里克有时候也对我做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，真让你没法忍受。他那双眼睛仿佛在说：‘哦，可怜的老爸。’”

“事实上，”塔彭丝说，“我们的孩子虽然非常可爱，但有时候也真让人气恼。”

但是，一提到这一对孪生的儿女德里克和德博拉，她的眼里充满了柔情。

“我想，”汤米若有所思地说，“人们总是意识不到自

己已经人到中年，过了做事的年龄。”

塔彭丝不高兴地哼了哼鼻子，摇了摇满头黑发，任凭土黄色毛线球从膝盖上面滚落下来。

“难道我们已经过了做事的年龄了吗？是这样吗？还是别人含沙射影总把我们往老了说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再也派不上用场了。”

“很可能就是这样。”

“也许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曾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现在我开始觉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发生过吗？汤米。你是不是有一次被德国特务打破脑袋，还被他们劫持？我们是不是有一次跟踪一个危险的罪犯，直到把他捕获？我们是不是救过一个姑娘，找到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，受到国家的表彰和感谢？我们！你和我！被人小瞧、没人稀罕的贝雷斯福德先生和贝雷斯福德太太。”

“别说了，亲爱的。说什么也没有用。”

“反正，”塔彭丝说，眨巴着眼睛没让眼泪流下来。“我对我们的卡特先生完全失望了。”

“他给我们写过一封非常感人的信。”

“他什么忙也没帮……甚至连希望也不给我们。”

“他现在也没权了。跟我们一个样。他已经很老了。住在苏格兰，没事儿就钓鱼。”

塔彭丝沉思着说：

“他们或许会让我们在情报部门干点儿什么。”

“也许我们干不了了，”汤米说，“也许我们现在不像

从前那么有魄力了。”

“我可不这么想，”塔彭丝说，“人们总是这样想。但是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碰到关键时刻……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又说：

“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份工作。成天胡思乱想，真是烦透了。”

她的目光落在那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的照片上面。他穿着空军制服，咧开嘴笑着，那笑容和汤米一模一样。

汤米说：

“男人就更糟了。女人还能织织毛衣，或者到救济站帮人家包包东西。”

塔彭丝说：

“我二十年后再干这活儿也行。我还没老到这个份儿上呢。我现在既不年轻也不老。”

前门的门铃响了。塔彭丝站起来。这座公寓没有什么服务人员为你开门。

她打开门，看见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站在门前的踏垫上。他留着漂亮的大胡子，脸色红润，面带喜色。

“您是贝雷斯福德太太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是格兰特。伊斯特汉普顿勋爵的朋友。他建议我来看望你和你的丈夫。”

“哦，太好了！快请进。”

她把他领进起居室。

“我的丈夫，哦……上尉……”

“是先生。”

“哦，格兰特先生。他是卡特先生……不，是伊斯特汉普顿勋爵的朋友。”

“卡特先生”是他们的老朋友在情报部当头时的化名^①。他们叫顺口了，总忘了他那显赫的封号。

三个人兴致勃勃地谈了一会儿。格兰特很随和，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。

过了一会儿，塔彭丝走了出去，几分钟之后又回到起居室，手里拿着雪利酒和几个杯子。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格兰特先生对汤米说：

“我听说你在找工作，贝雷斯福德。”

汤米眼里闪烁着急切的光芒。

“是的，我是在找工作。你是不是……”

格兰特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哦，不是那种活儿。不是。恐怕那些活儿得留给年轻人干了。或者给那些已经干了几年的人。我能给你介绍的只能是些枯燥无味的活儿。办公室的工作。整理文件。把文件分门别类，用红带子捆起来。只能是这种事。”

汤米的脸沉了下来。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！”

格兰特不无鼓励地说：

^① 原文为法语。

“总比没事干强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哪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军需部二十二号房间。我们可以安排你做一些事情。”

电话铃响了，塔彭丝拿起听筒。

“喂……是的……什么？”电话那边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。塔彭丝的脸色大变。“什么时候？哦，我的天……当然……我马上过去……”

她放下听筒。

她对汤米说：

“是莫林。”

“我猜就是她……我从这儿就听得出她的声音。”

塔彭丝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说：

“非常抱歉，格兰特先生。我得马上到我的朋友那儿一趟。她摔了一跤，扭了脚脖子。家里只有她的小女儿。我得马上去帮她料理一下，找个人照顾她。请原谅。”

“当然，贝雷斯福德太太。我非常理解。”

塔彭丝朝他笑了笑，拿起一直放在沙发上的上衣，套在身上急匆匆地走了。公寓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汤米又给他的客人倒了一杯雪利酒。

“不要急着走，”他说。

“谢谢，”格兰特接过酒杯，默默地呷着。过了一会儿说道：“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你妻子被人叫走是件好事。我们可以节省时间。”

汤米凝视着他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格兰特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听我说，贝雷斯福德，你要是早到部里找我，我是有权给你安排一份工作的。”

汤米那张生着雀斑的脸渐渐露出红色。他说：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格兰特点了点头。

“伊斯特汉普顿推荐了你，”他说，“他对我们说，你正是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。”

汤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告诉我，”他说。

“当然是一件要绝对保密的事。”

汤米点了点头。

“连你的妻子也不能知道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当然明白……如果你这样说的话。不过以前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可是这回勋爵推荐的只是你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好吧。”

“表面上你找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——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——在我们这个部的苏格兰分部。那地方是一个禁区，所以你妻子不能与你同行。实际上，你是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。”

汤米等待着。

格兰特说：

“你从报纸上看到过第五纵队吗？我想，你至少粗略地知道这个组织字面上的含义。”

汤米喃喃着说：

“混在内部的敌人。”

“正是。贝雷斯福德，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，人们都抱着乐观的态度。当然了，我不是指那些知道内情的人。我们一直就知道面临着什么——敌人的精锐部队，空中优势，拼死获胜的决心，协调的动作，周密的部署。我指的是绝大多数人，我们那些心地善良、头脑糊涂、信奉民主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同胞们。他们以为德国人很快就会崩溃，以为他们的武器都是破铜烂铁造的，他们的士兵都饿着肚子，一走就要倒在地上。这都是些异想天开的想法。

“可是战争并不是像大家想像的那样。一开始就很糟，现在更糟。我们的士兵没有什么不好。军舰里、飞机上、防空洞里的战士们都是好样的。可是我们缺乏准备，部署也很不得当——也许是我们的素质有问题。我们不想打仗，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件事情，更谈不上做什么准备。

“不过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纠正了以往的错误，慢慢地选择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工作。我们开始按照正确的办法去打这场战争。我们能赢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但是必须一开始就打好。失败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，不是来自德国人的炸弹，也不是因为中立国家被敌人占领，他们便可以从更有利的地势袭击我们。危险来自内部，来自我们城墙内的特洛伊木马。如果你愿意，就叫它第五纵队。就在这儿，在我们内部。这些狗男女有的

位高权重,有的只是普通老百姓,但是他们都相信纳粹那一套,妄图用纳粹严厉高效的信条取代我们民主制度下的混乱散漫的自由。”

格兰特俯身向前,用好听的声音继续不紧不慢地说:

“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……”

汤米说:“但是肯定……”

格兰特有点不耐烦地说:

“那些小人物我们可以一网打尽。这很容易。重要的是其他人。我们知道有这么几个家伙。海军部至少有两个高层人物。其中一个一定在 G 将军的参谋班子里。空军里还有三个或者更多的特务,情报部门至少有两个,他们有渠道接近内阁的机密。我们知道这些,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,肯定有敌人打入了我们内部。泄密,而且是从高层把情报泄露给了敌人。这一事实使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。”

汤米和蔼可亲的脸上露出几分茫然,无可奈何地说:

“可是,我对你能有什么用呢? 我又不了解这些人。”

格兰特点了点头。

“是啊,你不了解他们,他们也不了解你呀!”

他停了一下,好让自己的话被对方理解,然后又接着说:

“那些人,那些隐藏在上层的人大都知道我们这些搞特工的人。他们不可能不搜集这方面的情报。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好办法,便去找伊斯特汉普顿。他现在已经不

干这一行了。一个病人。可他的脑子还非常清楚。他想起了你。你离开情报部门已经二十多年了。你的名字早已经从那儿消失了，你的面孔也没有人认识。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愿不愿意承担这个任务？”

汤米喜不自禁，笑得连嘴都合不拢。

“愿不愿意承担？你当然知道我求之不得。尽管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用处。我只是一个‘业余选手’。”

“亲爱的贝雷斯福德，我们需要的正是‘业余选手’。搞‘专业’的障碍重重。你将接替我们的一位最优秀或者可能是最优秀的特工。”

汤米脸上露出疑问的神色。格兰特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。上星期二他死在圣布里奇特医院。他是被一辆大卡车撞倒的……只活了几个小时。车祸。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车祸。”

汤米慢慢地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格兰特平静地说：

“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法夸尔了解到了一些重要情况……他终于掌握了某些线索。是他绝非偶然的死亡告诉了我们这一点。”

汤米好像有话要问。

格兰特继续说：

“遗憾的是，他到底发现了什么情况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法夸尔系统地追踪了一条又一条线索，但是收获不大。”

格兰特停了一下，继续说：

“法夸尔一直昏迷不醒，直到临死前才清醒了几分钟。他试图说什么，但是只说出这样几个字：N 或 M，桑苏茜。”

“可是，”汤米说，“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”

格兰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

“多少说明一点儿问题。你看，我们以前就听说过 N 或 M 这个短语。它代表两个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受信任的德国特务。我们以前截获过他们在别的国家的活动情况，对他们略有所知。他们的使命就是在外国组织第五纵队，并且充当该国和德国的联络员。我们知道，N 是个男人，M 是个女人。这两个家伙是希特勒非常信任的特务。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破译过这样的一个密码——‘建议 N 或 M 到英格兰，委以全权……’”

“我明白了。法夸尔……”

“据我分析，法夸尔一定发现了这两个人中某一个的行踪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桑苏茜听起来不知所云。不过法夸尔的法语不好，口音很重。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到利哈姆普敦的回程车票。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一点问题。利哈姆普敦是南部海岸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，那儿有许多私人开的小旅馆。其中有一家叫桑苏西……”

汤米说：

“桑苏茜……桑苏西……我明白了。”

格兰特说：“是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”汤米说，“让我去那儿——嗯——搜